

65419



刺世說新語序

吳昶素撰

撰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
約宏澹爾雅有韻並言江左
義清譚令閱新語信乎莫言
之也臨川撰為此書采掇綜

65419 冊 9 函

世說新語

145

叙明暘系繫序標所注能狀
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詰訓
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
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讎湖
躬畊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
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

咎人論司馬氏之裱亾於清
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柳
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
詠歌堯風陶荆州之勤畝讎
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
平射擅其宗析梵言黜道林

法深領其來或詞冷而趣遠
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
有與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
卞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上
載諸冊蘭是可非之者哉詩
系云乎漁上多士文王以靈

余以琅琊王之渡江諸賢弘
贊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
晤言率遇藻裁遂為終身品
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
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廚俊之
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

搔取譏歪敷撫卷惜之此於
諸賢不無遺憾焉曰矣刺成
序之嘉靖乙未歲立殊日也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
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
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
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與於
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

欲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
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
尚清談風流映於後世而臨
川王生長晉未沐浴浸溉迷
為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
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倘

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
劉之潤響引宮刺羽貫心入
脾尚書為之含笑平子由斯
絕倒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談
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
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幼而

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
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
句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
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枝
小獲疏明終乎闡疑以遵聖
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芻綜

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
差得比肩而頗為俗夫撓入
井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
時一標出以洗邠金氏之冤
初雖閱之帳中既欲公之炙
嗜而叅知喬公見之亟相賞

譽即授梓人爰綴末章教所
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
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為風雅
之臯人乎

萬曆庚辰穉吳郡王世懋書



世說新語題詞

西晉士風號稱簡禮甚矣而
暮功絲竹尚蒙史氏之譏至
其推明老莊之旨諸為譚辨
渺漫無根猶時時為理屈也
吾觀今世儻者皆知宗孔氏

而其說未曾不奇于玄空乃
若薦紳守禮之家不見譏于
史氏者能幾何哉吾是以知
西晉之士未為甚詭于先聖
其風猶有可存者是書為臨
川王所著而孝標之註往往

補其闕而剔其訛足備一代
之言顧其說時相牴牾又或
不可句解者尚多也晉學麟
洲王公該洽今古于是書尤
為薦嗜時有批評竄點覃精
絕韋不自知其用心之勤矣

余幸而獲觀焉闡幽發隱睦
耳慝心致足樂也遂請而俾
諸梓烏乎極晉人立言之意
所謂蕩而有歸者參之以次
公之論庶幾其意可求于以
翼世教者非銳矣若曰苟資

譚說而已則豈深于是書者
哉

萬曆辛巳之臯月雲間喬懋
敬允德甫撰



世說新語目錄

上卷

上

德行

言語

上卷

下

政事

文學

中卷

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中卷

下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悟

豪爽

下卷

上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下卷

下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目錄

終

世說新語

目錄

昇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緯略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志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

桓之末闖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為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上

百六錢世傑寫鄧天卿刊

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

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

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

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

師也車上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

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

生矣。

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

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鄉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

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續漢書曰郭泰字宗林太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益形而處約味

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

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

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

家巷。辟大尉掾。乃

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泰別傳曰薛恭祖問

叔度直是難
窺究竟雅量
第一

之泰口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

已任。薛華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

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鱣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

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日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

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

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

令。太丘長。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

風化宣流。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李方持杖後從。

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鯁。靖。熹。注。爽。

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時

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

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

海內先賢傳曰。陳謨。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

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可

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

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

長有識度。其

與季方子孝先。

陳氏譜曰。謨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

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

兄。季方難為弟。

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

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

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

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

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

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

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

世說新語

卷之三

萬伯誠刻

賊語亦佳

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

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

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

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

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廋歆蜡日禮

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

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

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嘗集子姪燕

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

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

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

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為下邳令

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十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

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

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

鼠。一夜風雨。太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

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

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定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

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

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

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

世說新語 誠

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集敘曰。

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馬。虞預晉書曰。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鷄骨支牀。和哭

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頓哀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

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

戎也。

梁王趙王。

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彘

位至相國

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

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

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

歲請二國

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

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

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

能傷人潛沖必不免滅性之譏

曲禮曰居喪之禮毀

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

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

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

萬戎悉不受

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

扶風王駿

虞預

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

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士思之以五百

世說新語

卷之三

元刻

晚節乃握牙
等鑽李核

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

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

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

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

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

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樂廣

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

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郝鑒別傳曰。鑒字道微。高平金鄉

正。賊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

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微為領軍。遷司

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郝公亡。翼為剡縣

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

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

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

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

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

遂氏馬。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

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

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

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通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

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

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

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

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

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温嶠薦

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

王又別傳曰。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

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

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

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

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

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

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詳時人之戲
以王平北用
二婢換得一
奴故光祿戲
客如此始雖
稱祖考行既
乃入於排調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

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又和。故安令。父震。司

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

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

樂道。未嘗以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

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糶，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

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

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

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

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

所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儻兩兒盡死，不如

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

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

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

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

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

是爲不情矣。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二

長子也。任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

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

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

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

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簾。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

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

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

之胤也。道徽高翦。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具瞻。弘道

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

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

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駟陵

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疑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

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

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

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

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

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汝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

臨金。辟太尉掾。剡令。奕少有器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

此不當入風
惠耶然在兒
牛故為盛德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
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
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

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

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

書事。贈大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

若。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

劉尹在郡。臨終綿懨。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
淫祀。劉尹別傳曰。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

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

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子素行合於

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

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

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正

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

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

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

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

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

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

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

侍。一無所就。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

年五十四卒。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

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

世說新語

卷之五

五

此得入德行
者見子敬生
平無隱慝耳
離婚以奉詔
尚主子敬嘗
有書遺故婦
辭甚楚宋弘
律之不得為
無過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

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王氏譜曰：

獻之娶高平郝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

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

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

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

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

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

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

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

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三

五

昇刊

卷上之三

五

四百三

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

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栢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

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揚佯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

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

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

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也。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荆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

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

企生答曰。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

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

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竝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
 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
 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
 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
 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
 玄遂斬之。時年三十一。有七。眾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
 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
 人。父康。有奇才。雋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
 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
 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第以養老母。桓
 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
 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

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大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

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王大看之。

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弟。

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

見其坐六尺簾。因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
 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

未詳。

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

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

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

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

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

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

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

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

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

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

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

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

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

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

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

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隱之孝廉乃
為桓玄吏人
無元行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
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頌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救以為廣
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
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
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
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
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
石門為
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

也

失次序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

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閒雅聲
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
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奉高曰昔堯聘許
俊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

由面無作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
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
及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饌
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
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汗我水由於是遁耕
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
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先生
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

賤民顛倒衣裳耳

按袁閔卒於太尉掾未
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邪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
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

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也融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

隸校尉詣門者皆雋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

奇之太中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踈

踏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

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

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

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註不如

此兩段可稱
夙慧未足當
言語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
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
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
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
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

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

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

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卯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

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

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收真法焉

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

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

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

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

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

廢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

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

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

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

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

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

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廙注繫辭曰金至

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何有高明之君

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

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

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

宗放孝子孝已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

已其母蚤歿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

而死天

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

下哀之

妻生子曰伯奇乃諧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

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

世說新語

曹位

此論甚正可據

是

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荀爽一名詡。漢南紀曰。諡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

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日。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日。昔者

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

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

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彌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

摻。澗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

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

不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暉。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

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槓。蹋地來前。騾駃。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畢復擊鼓。摻槓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槓。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明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靡不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

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帥。中郎將從攻洛陽。為流矢所中。卒。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州人。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適如此。嘗有妄認徽者。猪者。便推與之。後得其猪。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

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箸憤，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末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

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能，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

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第

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

奇，此乃許父。

許由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

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雖有竊秦之爵，千

駟之富。

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

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

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

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

大笑。即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日救之。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踈。

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註是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

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

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繇。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

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

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

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

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

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
 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
 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
 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
 乎遂謀反見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
 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

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
 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
 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
 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
 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囑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

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

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
 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
 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

六朝貴族每病輒云散動以為佳往往死而不悟蓋金石之毒也平叔實始作

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太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世說新語

卷之十一

五

伯

世人但知蔡
中郎石經不
知有嵇中散
此註具一大
故事

嵇中散語趙景真

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字翼。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日。鬢鬚不多。間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白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卿瞳子白。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

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嚴尤三將叙曰。白起。平原君勸

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耻。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恨量小狹。趙

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方十三萬五千里。

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髀。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

崙之陰。取竹之懈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世說新語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葦。何必在
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

將軍。錄尚書事。母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

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

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

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

絕倉卒對乃妙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

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嶺山中。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

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張

卷之三

三

五百八

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佛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諸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此故自應至此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

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

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所害。奮答曰。臣

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

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

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為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

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

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

於滋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

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

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

同書。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

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

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得無諸君是

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

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

游有何語。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

議。濟云云。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

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

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顏弘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

中尚書左僕射。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

為趙王倫所害。

世說新語

古本原作著
字殆不可曉
後皆倣此

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

太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

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

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馬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魏以

嗟。峨其水渾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

註是也。吳蜀
當此語是本

語林載蜀

色按王孫同
為太原人不
當土風之異
如此

人伊籍。稱吳土地
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

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

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

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

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

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

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

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昇三

千里湖名今志猶可考

轉語伴世

此問者自賣破綻

陸機詣王武子。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

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

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

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

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

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

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

帝時官至

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

朱鳳。晉書曰。帝諱敬。字景文。祖佃。封琅邪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

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

謂顧驃騎曰。寄人國

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

耿毫無定處。

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

亳。今景亳是也。

九鼎遷洛邑。

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

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

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俊長子也。晉陽秋曰。顛

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媒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

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

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

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

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也中坐而歎曰。風

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也

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郕公鍾儀獻

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

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

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權。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

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

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

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

水清之姿。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

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

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

至今讀之欲絕。況在當時。德音面聆者耶。

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驥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

聞元公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

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體小不

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

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閭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

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

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暉所害。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

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

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祚雖衰。天

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

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

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

現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現聞元皇受命。中興。慨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

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世說新語 郭卿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忝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歔。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任。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

敦作逆。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

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

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

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

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

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

高坐寺名迄
今無改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

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

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適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曠。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

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

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隱字普解不
如註中陰映
二字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

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

以陰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

為。此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

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昇三列

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十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

亮有氣節。故以此 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

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馬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五言

今史虎是勒
從子

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伐。每斬將。奉旗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

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嘖之。尚號叫極哀。既而叔滌告

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曰。侃

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

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

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

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相

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

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

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世說新語

卷之三

美

俊

貽陶公話言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以事君。非人情。必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官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

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下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

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

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

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

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

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

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

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

大喜。小兒對。

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

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

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

能勝之。卒
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

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

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

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

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

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不辨優劣令人自見註引經論又恰破的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

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暘氏族出未詳法

所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

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以毛扇上武帝武帝

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搵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

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懌侍

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

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傳出東劭謂京栢梁雲構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二

新考別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樂正也。釋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

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

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曰。會稽王今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

大都是王敦擊唾壺意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

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彞有識鑿。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

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及

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

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質經霜彌茂

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

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

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

人伐蜀拜表輒行

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漢書曰王

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棘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

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一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

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桓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

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簡文登阼復入太微

帝惡之

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馬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

時郝超為中書在直

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

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

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

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

庾闡從征詩也

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悽厲郝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

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

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馬。曰。願以境內累年矣。中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

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

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

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暘。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世說新語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

日。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賜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

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

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齟齬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

撫軍。將軍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

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

司馬生之所感歟。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

語大無當

曰。夏侯湛。別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

譜曰。權字道與。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風

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

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

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

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

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世說新語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

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又。平北將軍。父澄。荆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

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

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

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

二君故復有

此破綻耶

坐曰。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

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

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

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

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

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此在謝自為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世說新語

卷一之十一

四

伯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

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

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

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

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

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疑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

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玄度。大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

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

將。徐充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

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

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

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榮陽

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

牙。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

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

歆。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

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

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

仲謀。劉公山。玉儀。伯郎。宗。彌。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五

熊俊刻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上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

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美字全則。潁川人。光祿

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美為援。頻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

書曰。美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登北固望海云。南

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美者也。雖未覩三山。便自使

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十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

邠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

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

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

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

阮山。以收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

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涇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以問子弟。車騎玄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

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

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子。不

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劭小字。徐廣晉紀曰。劭字

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

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鄧

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殷揚州別見。知其家貧。問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

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

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

日。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

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

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

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惺。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

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

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

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

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

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

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

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追試之。執手將

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位

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

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

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

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

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

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

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汶濱。有行

父止而觀馬。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

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

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

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羊公盛德此語殊傷子敬之厚

便是虎頭畫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止，若雲興霞蔚。

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

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

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祚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

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

執經。中書郎車胤，車武子難苦問謝。別見。謂袁羊曰。

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

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袁曰：必

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地志曰：邑山川自

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寧。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相。摧。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

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世說新語

卿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

王珣游嚴陵賴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

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踈。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

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

世乃有三字
字不可曉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安定烏氏人。張耳後

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

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

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淳酪。養性

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

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或曰。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日寒風。

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

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穎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

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

義甚佳

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

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

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

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荀顛荀勗。修定法制。樂則

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鑿

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則成象。豈足

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

謝女譜曰。重女月鏡。

適王恭。子惜之。

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

郡。大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

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

稱東府。

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阿甯。王恭小字也。

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

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

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

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

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

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

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

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

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

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

王司徒傳曰。王

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

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

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選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

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導之策也。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

若不可測。

相玄詣殷荆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

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相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

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

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相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

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馬。玄甚說之。

既曰妖浮那得共重若謂輕詆則可耳

羣醜獻諛讀
之嘔噦邪得
稱佳

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

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

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

註為詩

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

玄懼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濬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

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

嘉初散騎郎徵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不到隱上虞山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

世說新語

不亦外
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不亦外
事者乎。



世

卷之

五

二百十三